

● 桑榆春晖

## 割不断的情谊

——回眸《剧艺社社友通讯》二十年

○ 汪仁霖（1944级联大）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学们陆续退休，校友通讯类的刊物不断涌现，有以一校一院为单位的，也有以班级为单位的。在林林总总的这类刊物中，《剧艺社社友通讯》是比较独特的一种。说它独特，不仅因为它是由剧艺社单独主办的，而且因为这个社团曾一脉相承地存在于40年代后期的西南联大、北大、清华三校，至今仍被视为一个整体。

剧艺社创立后不久，昆明爆发著名的“一二·一”运动，我们演出了《凯旋》等活报剧和自编三幕剧《潘琰传》，从而

成为这一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中一支劲旅。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复校后的北大、清华也组建了剧艺社，继续以戏剧为武器，并肩战斗在学运第一线。

建国后，老战友们各奔东西，直到纷纷退休后才恢复联系。1990年5月，根据萧荻（戏称“老板”）的倡议，剧艺社编印了第一本《社友通讯录》，其中收录的社友约五六十人。《通讯录》发出后反响热烈。次年5月，由沈叔平主编的剧艺社《简讯》问世，这是《社友通讯》的雏形，后来我也参加了编辑工作。通过社友们不断“串珠子”，我们联系上的社友越

来越多，《社友通讯》每期的发行量逐步达到150份。

《社友通讯》已成为连接全国各地社友的纽带，它充满真情、广受赞扬。翻开存档的《通讯》，在“社友来信摘抄”栏中可读到这样一些感人的字句：

每次剧艺社寄来通讯，我都是马上一读完，留下了诸位老友“老刀不老”的感觉，“欣”



解放初期，联大剧艺社演出《凯旋》街头宣传剧，剧组全体合影，前排右3是汪仁霖



2009年10月，剧艺社老友为赵葆元、段志诚庆贺80大寿。前左起：商令杰、徐应潮、赵葆元、傅珏、段志诚、汪兆悌，后左起：张其锬、张彦、李咏、张祖道、汪仁霖

奋有加。……往事前尘，思之有如嚼甘蔗梢，虽然越嚼越甜，但相聚毕竟太短暂了——著名植物学家、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剧艺社社友吴征镒

反复读了通讯中的文章，强烈感到：大伙相聚，就回到了青年时代的豪情风貌，真正是返老还童矣！一个校园剧社能够持续从抗日战争战斗到开国，直至今日，实乃话剧史上的一朵永不衰落的奇花。（通讯）登的文章，都有情有意，情同家人手足。这样的温暖，何处可寻？只有咱们的剧艺社。——资深电影导演、原新中国剧社元老、剧艺社荣誉社友严恭

2001年5月，剧艺社会同原西南联大和建国前清华、北大的歌咏、舞蹈等文艺社团，在京举办了“老战友新世纪大联欢”。《社友通讯》出了专辑刊登其主要节目内容。各地社友纷纷来信，对此次盛会赞誉有加：

联欢会太好了。这是你们几位组织者

辛苦酿制的蜜酒，使人心醉。——北京社友马如瑛

十分感谢剧艺社带头与大家联合举办了这次老战友新世纪大联欢。你们出力又出钱，筹备得认真又细微，使联欢会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使同学战友皆大欢喜。——北大沙滩合唱团成员陈蓓

16期《剧艺社社友通讯》和照片，我早已收到了，常看常新，感

触颇多，使我又回忆起那联大、清华学生时代的峥嵘岁月，不禁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老战友新世纪大联欢”这一盛会，更是我向往已久的事。那些文章和照片中所描写的氛围，又叫我如同身临其境，分享了巨大的快乐！——西安社友刘海梁

在抗洪形势紧张的时候，我竟然还能接到你寄来的《社友通讯》，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读完了。反复看了“小品”……汪兆悌、胡小吉二同志的自编自演，很难得，引起很深的回忆，非常有情、突出、新鲜。其他共19个节目都很有意义，特别是有大家唱、沙滩、大地合唱团的参加，民主的歌声更会唤起人们战斗在第二条战线的激情。——南宁社友吴代法

20年来，《社友通讯》一次又一次地为老战友们的欢聚留下了印记。1996年4月，在京老友聚首北大，庆贺王松声80大寿，这是为年届80的社友祝寿的开端。随

## □ 荷花池

后又陆续轮到郭良夫、萧荻、程法伋、张源潜等元老，最后连当年的“小字辈”也跨入了80的行列。日月如梭，近年来祝寿的重点已转向年届九旬的寿星——严恭、吴征镒、郭良夫、刘海梁、程法伋等，终因大家年事已高，只能以贺信、贺文替代聚会了。

但有欢乐也有悲痛。据不完全统计，就在这20年间，先后有三十多位社友告别了人世，其中包括闻功、丛硕文、王松声、萧荻、张源潜、郭良夫等元老，以及剧艺社的挚友严恭和近期负责剧艺社社务的裴毓荪。《通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向逝者表达哀思和怀念的平台。一篇篇由亲人或友人写下的文字历数的不是逝者的生平业绩，而是其一生中最闪光的东西——为人。

《通讯》首屈一指的撰稿人是徐应潮。他虽因1997年脑出血落下后遗症而行动不便、书写困难，但仍顽强地在电脑上打出了大量作品——《我的舞台生涯》

（上、下）、《回忆清华剧艺社若干人和事》

（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以及激动人心的长篇朗诵诗和朗诵剧。此外，程法伋、李凌、董保申、张彦等社友撰写的怀念爱妻的长文也感人至深。已故社友杨犁的夫人赵兰英和儿子杨葵，章添的夫人秦孝芬，刘雅贞的女儿朱一青，马如瑛的女儿李英，郭良夫的女儿郭

红等，都在《通讯》上发表了文章或长诗纪念逝去的亲人。

《通讯》还曾引发过感人的故事。2002年6月，一个偶然的会让商令杰得悉了远在新疆的当年清华剧艺社成员涂铁仙的通讯地址。她把这个地址告诉了我，并要我寄几本现存的《通讯》给老涂。老涂收到后回了一封数千言的长信给商令杰。我虽与老涂从无一面之缘，但因都是剧艺社人，也就“未见如故”了。老涂退休后学唱京剧，成绩卓著，2003年8月，她将自己制作的《涂铁仙京剧唱腔》光盘分赠商令杰和我，并附信说：“当你们收下我这份礼物时，也就是说你们已将我——老涂的声音收藏在你们那里了。愿我的唱腔能使你们快活！”但仅仅过了不足两年，老涂竟不幸因病辞世。

在剧艺社里，清华、北大一直亲如一家。我和小吉都是北大的，但清华的多位剧艺社人，如刘庆曾、商令杰、段志诚、陆载厚等和我们都非常熟，虽然过去我们



2011年8月14日，剧艺社聚会后的合影，前排左一为商令杰，左三为傅珺，中排左起汪仁霖、胡小吉、段志诚、汪兆悌，右二为张彦。后排左一为李咏，右一为孙同丰



2012年10月12日，剧艺社校友聚会为学长祝寿。前排左起：商令杰、李咏、胡邦定、张祖道、张彦、傅珽、徐应潮；后排左起：汪仁霖、汪兆悌、胡小吉、赵芳、王景山、李景荣、安瑞霞、张其锟

和他们并不相识。刘庆曾探亲时曾多次从美国和香港给我们打来长途电话，小段亲切地称我们为“汪兄+吉姐”。

《通讯》每期数百元的印刷费靠的是社友们交的会费，而交不交会费、交多少，都是自由的，社里从无规定。即使如此，剧艺社从不差钱，每期《通讯》公布的财务收支通报上总有可观的余额。为什么？请看：

马如瑛、谢秀弟2003年撒手人寰前不约而同地叮嘱老伴，要给剧艺社交最后一次会费。2009年秦孝芬在清理章添的遗物时发现一张纸条上写着：“交剧艺社会费30元（太少了！）”为此，她后来在给《社友通讯》寄稿时附来会费1000元。2010年7月，剧艺社的挚友严恭临终前也不忘嘱咐儿子交200元会费。此前，1994年杨犁去世后，他的夫人赵兰英前后三次共交会费800元。广州社友刘锦和自2008

年至2010年连续三年每年汇来会费100元，我在电话中对他说明剧艺社经费很充裕，请他暂停交会费。他答道：“我身体不好，出不了门，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一直牢记松声大哥2002年2月临终前在病榻上对我的嘱咐：“剧艺社的友谊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剧艺社通讯》一定要好好办下去。”值得高兴的是：自从由董保申、商令杰、傅珽、段志诚和陆载厚组成的编辑组接办以来，《社友通讯》越办越好。但我们的社

友现在都已年过80，有的眼花了，手抖了，有的走不动了，写稿的人少了，编辑组成员也力不从心。怎么办？

我赞成编辑组的决定：作为正式刊物，剧艺社社友通讯到此划上句号，今后有需要时可出《简讯》，并将两套完整的《通讯》分送北大校史馆和清华校史馆长期保存。这个铭刻着剧艺社社友间割不断的情谊的刊物，将从此成为两校的珍贵史料。

补记：上面这篇文稿写于2010年11月我和小吉到海南过冬之前，准备在《社友通讯》第40期上发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主编《社友通讯》的董保申同志于2011年元月26日突然病故，由他整理并保存的两整套《社友通讯》竟被他的后辈当作废纸处理，其中一套已不知去向，只剩下一套经商令杰紧急联系后才得以幸存。

2011年4月28日